

中国人晚年赴美的移民体验与家园意识 ——基于洛杉矶的调研

彭 慧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词] 美国; 移民研究; 国际移民; 老年移民; 移民体验

[摘要] 论文通过对22位研究对象的调查, 从中国人老年移民美国的动机、适应性、代际关系、文化传承、心理感受以及未来规划等六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反映出他们不同于中青年移民群体的既复杂又特殊的移民体验, 展现了生命历程“晚年”叠加“移民”经历过程中的弱势与彷徨、韧性与成长。中国人老年移民群体, 在多年两地迁徙过程中构筑出独特的双重归属意识, 并以各自的方式维持文化传统与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 G634.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6)02-0039-12

Experiences of Late-Life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Sense of Home: A Los Angeles-based Study

PENG H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te-life immigrants;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late-life immigrants has been increasing worldwide, and elderly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e a distinct group. To study their motive of migration, adaptati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cultural heritage, psychological feeling and future plan, the author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st 22 Chinese informants in Los Angel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ir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e complex and also characteristic, differing from those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Chinese migrants. With migration taking place in late life, they may have experienced vulnerability and hesitation. Nevertheless, elderly migrants may have also built up resilience and grown inner strength. While traveling frequently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ey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sense of dual sense of belongings and found “home” in their own way.

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深入及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年移民、退休后移民或老龄移民^①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 1990年至2020年中期, 65岁以上的移民数量从18,483,614人增加到34,293,794人。^②

[收稿日期] 2025-07-17; [修回日期] 2025-12-26

[作者简介] 彭慧(1981—), 女,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

① 在英文研究中, “late life migration”(老年移民)、“retirement migration”(退休移民)以及“older immigrants”(老龄移民)三个名词均指称在人生阶段晚年进行移民的群体, 本文采用“老年移民”概念, 并对其年龄、身份进行了相关界定, 请参见正文。

② 联合国最新出版的“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4”, 根据年龄划分的移民数据仍在统计中, 因此本文采用2020年出版的“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0”的相关数据, 具体请参见<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content/international-migrant-stock>, 2025年7月5日浏览。

在美国，老年移民的占比也不断升高。根据移民数据门户数据，2020年居住于美国的国际移民中，14.5%年龄在65岁及以上，是1990年以来最高比例。^[1]同时，从2000年至2023年，中国移民人数从170万增加到290万。^[2]这其中，有不少是在晚年移民到美国的，他们有着不同于中青年移民的经历与体验，反映了当下中国移民跨国流动的新动向。

一、美国的老龄移民、移民老龄人及研究概况

与本研究相关的两个群体包括美国老龄移民群体及移民老龄群体，前者指在美国出生成长至老年阶段，并在退休后移民至其他国家地区作短期或长期居留的人群；后者指美国移民或移民后代中的老龄群体。^①本文所关注的对象与前者同属于全球性老龄移民群体的组成部分，与后者则有包含关系，中国人晚年移民至美国可含纳进当地华人老龄群体中。

就第一个研究对象而言，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医疗条件进步与生活条件改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有了显著提升。同时伴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老去，大批老人进入人生的“黄金年华”，为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与质量，大批老人开始跨州流动甚至跨国移民。一方面，他们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搬移至气候适宜、生活成本较低的南部乡村地区；另一方面，部分退休人员选择邻近的中美洲，或者跨洋移民至生活费用更低廉的亚洲。他们这一行为，极大地扩充了人口流动的人口构成，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老年移民（late life migration）”“退休后移民（retirement migration）”成为老年学者、移民学专家研究的重要社会现象。由此，学者们从关注州际间老年移民群体开始，逐渐对跨境老人流动倾注研究热情。沃尔特斯（Walters）在其题为《美国老年移民：近期研究回顾》的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老年重新安置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州际现象，而非国际现象，这种流动通常被认为是个人偏好温暖气候和休闲活动的结果，或由医疗及养老条件所驱动。^[3]此后，跨境老年群体研究开始兴起，在美国，老人移居中美洲是较为常见的选择，因此学者著述集中，此不赘述。^[4]由此可见，学者们对美国老年人流动现象非常关注，但对晚年“移入”群体、尤其是中国人晚年很少研究。二者虽同属于全球老龄移民潮，然而移民目的有着明显差异，寻找更好的养老环境与低廉的生活成本未必是中国人老年来美的主要目的。

就第二个相关研究群体来看，伴随着本土老龄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美国学界除了关注老龄移出群体，对美国本土移民中的老年人，尤其是华人群体，亦进行了调查且出版了相应成果。2011年至2013年，罗许大学（Rush University）的华人老龄健康研究中心、美国西北大学、华人咨询服务处、美亚健康协会等联合创立“松年研究”（The PINE Study，为芝加哥华裔老年人口调查之缩写），对芝加哥3,159位60岁以上的华裔（包含青壮年时期来美的老龄移民）参与者进行了问卷与访谈，推出了《松年报告》，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出版《芝加哥华裔老年人的孤独感及其负面影响》^[5]《老年移民与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相关？——来自美国华裔老年移民的证据》^[6]等系列论文，研究移民进入老龄期后在美生活所面临的心理健康及认同问题。此外，亦有学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65岁及以上来自中国的美国华裔老龄移民进行了深入访谈，认为老年华裔移民在美养老过程中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语言障碍、社会孤立以及社会服务利用能力不足。^[7]这些研究虽然有少部分涉及晚年来美华人，但总体更关注二代及三代以上华裔老年移民，且研究主题多为心理状态与社会融入，对其全面的移民经历及心路历程关照并不多见。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大多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美国的学子们，陆续在美国就业安居下来，其中不少是独生子女，他们留守中国的父母在进入退休阶段后，或为家庭团聚、或为照顾孙辈们，也加入到跨国移民大军，开始在中美两国之间频繁流动。这些老年移民，其移民目的、“候鸟式”流动模式及在地适应等方面与上述美国老年移民群体及移民老

^① 两个群体覆盖亦有重叠之处，譬如美国华裔第二代或以上老人进行了退休后迁徙行为。

年群体多有不同。与前者相比，寻求更好的退休生活质量可能并不是其频繁跨国流动的主要目标；而与后者相较，虽同为华人老年人，但晚年移民的生命历程特殊性又与青壮年时期来美而“在地老化”的经历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移民经历与体验？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群体进行了观察与调查。

二、本文研究对象概况与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老年移民的年龄界定并没有统一标准。在上述研究中，有学者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将其定为 65 岁以上移居国外的群体。^[8]但也有一些研究将 60 岁称为老龄化的开端，如在《华人松年报告》中即以此为调查对象年龄限定标准。^[9]实际上，西方国家通常使用的“老年人”定义与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关。这个年龄门槛并不是固定的，因为养老金计划大多以 60—65 岁作为领取资格标准。当然其他地区定义也各有不同。例如，非洲对老年人或高龄人士的传统定义在 50 岁或 55 岁左右，这具体取决于国家和环境。^[10]由此，笔者根据中国实际退休情况（女性退休年龄较早），以 55 岁为界限，将 55 岁及以上移民美国的华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其次，有关移民者身份的划定，由于不少老年移民美国的华人早期均以 B 类商务或旅游签证穿梭两国，获得永居权（绿卡）或公民身份时间不一，因此，本文以获得绿卡不少于两年的人群为标准，虽有常年两地流动经历但没有正式美国身份者不予考虑。

笔者以洛杉矶地区为中心，辅之以佐治亚、阿拉巴马、康涅迭格及德克萨斯等地线上调研，根据上述标准，有目的地选取了 22 位 55 岁以上且合法移民美国至今至少两年的访谈对象进行考察。他们赴美时均已处于退休状态，其具体情况如下。^①

表 1 研究对象人口学统计特征

属性	类别	人数
年龄	55—60 岁	1
	60—70 岁	7
	70—80 岁	14
性别	男	10
	女	12
签证类型	家属团聚	19
	投资移民	3
来美时长	1—5 年	8
	5 年以上	14
经济状况	领取国内退休工资	21
	领取美国退休工资	2 ^②

① 为保证样本信度，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当采访数量达到 20 位时笔者进行了主题归纳总结，之后又增加了第 21 及 22 位采访对象，发现第 21 及 22 位样本所叙述内容进行归纳后基本符合前 20 位样本主题分类，不再有新的叙述主题出现，因此停止了新样本采集。同时，为保证分析的解释性效度，文章在初稿形成后，交予三位访谈对象进行了核对，之后进行了细节修订。由于美国各州福利政策、华人聚居情况有一定差异，本文所选取样本大部分来自洛杉矶地区，且多为亲属移民，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可能会有一定局限。

② 两位采访对象国内退休后获得绿卡来到美国继续工作并交纳税收，目前已达到领取美国社保金的资格，同时领取两份退休后收入。

续表

属性	类别	人数
婚姻状况	已婚	22
	丧偶、离婚或独身	0
受教育程度	中学及以下	10
	大学及以上	12
美国居所	加利福尼亚州	16
	佐治亚州	1
	康涅狄格州	1
	亚拉巴马州	2
	得克萨斯州	2
居留状态	绿卡永居	19
	入籍公民	3

由上可见,这批老年来美的华人均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超过一半受过大学教育,从事较为体面的工作并有一定经济基础,除去一位以外均在境内领取退休金,在境内养老经济上基本无后顾之忧。他们晚年移民的主要目的为家庭团聚,尤其与子女团聚比例较高,19位家属移民签证中,15名均为子女为其申办的绿卡,另外3位投资移民虽然签证类型不同,但移民动机也是与子女团聚,因此来美之后他们几乎都与子女居住在同一城市甚至相同社区。从移民代际角度看,可被称为移民“负一代”^①。从移民行为习惯上考察,这一群体通常在没有获得永居权之前,持B签来美居留约半年,取得绿卡之后,又常常回国居住不超过半年^②,且之后大多保持绿卡状态,因此常年在中美两国间穿梭,俗称为“跑卡一族”或“候鸟式移民”^③。

由于在特定生命阶段多次进行跨国流动,与青壮年来美并在美有长期稳定工作经历的人员相比,他们必定有着不同的移民经验与感受。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邀请访问对象自主叙述其移民故事,并在其后进行了补充性追问。每次访谈持续时间约为1—3小时,其中有两位进行了二次采访,持续时间约为30分钟。访谈同时,笔者也多次参与这一群体的家庭或集体活动^④,以参与式观察法了解其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关心话题及日常生活轨迹,并采集了相关文本如信件、照片、回忆录等资料。访谈完成之后笔者对叙事内容进行了主题归纳,参考在参与观察中收集的资料,共识别出以下涉及老年移民重复出现的六个主题。

三、中国人老年移民美国的叙事主题展现与分析

(一) 移民动机: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角色置换

如上所述,受访者虽然获得绿卡或入籍途径不同,但所有访谈对象陈述其移民动机均为“家庭

① 由于这部分移民多为与在美子女团聚而移民,因此与传统的移民一代、成年之前随父母移民的1.5代以及在美出生的二代及以上群体不同。笔者认为,从代际上可看作因其子女1代移民而产生的“负一代”移民。

② 美国B类签证为商务、旅游签证,持证者单次入境最长可停留180天,而绿卡拥有者离境超过180天将面临严格审查。

③ 美国移民法没有要求绿卡持有者每年在美国必须居住的天数,但长期不在美国居住可能会导致绿卡被撤销。因此,为保留永居身份,此群体必须频繁赴美。

④ 笔者曾受邀前往计X、杨X以及洪XX洛杉矶家中做客,同时多次参加其各类活动,如聚餐、钓鱼、农耕等。

团聚”。这其中，有夫妻团聚、亲属团聚，但更多是投奔子女。William X 描述道：“当我们看到女儿在美国很适应，预判她毕业后应该会留下发展，就需要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当时我们仍然在中国，家庭团聚、天伦之乐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为了避免一家未来远隔重洋、四分五裂，我们夫妻俩虽然人过中年，也只能开始规划移民与女儿团聚。”^[11]

同时，家庭团聚不仅是与儿女辈的团圆，他们移民另一重要原因是延续了“照顾者”角色，在异国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由于美国幼儿教育不属于公立教育体系，幼儿托育成本较高，因此为了孙辈“跑卡”成了老年移民群体重要的移民动机。杨 X 饶有兴味地向笔者描述了夫妇俩与亲家四人“交接式跑卡”的场景：“我们俩为了女儿，来来回回美国十多次了。有了孙子后，我们和亲家两口子轮流过来倒班，有时候倒班时间精确到机场见面，他们来我们回去，四个人只能在机场打个招呼，完成交接！”^[12]这种照顾者的责任感让他们多年乐此不疲、两地奔波，甚至有受访者感叹：“现在孙子带大了，不用我们管了，我二次失业了！”^[13]

反之，于这些投奔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的老年移民自身而言，对子女养老的期待及“被照顾者”角色的无奈接受，也是其移民的重要原因，“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式传统中国养老观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移民驱动作用。在采访过程中，有受访者就明确表示：“我就这一个儿子，我们年纪大了，国内虽然有亲友，但必须和儿子一起，没有办法。儿媳妇还有姐妹，所以亲家可以不过来，在国内有人照顾。”^[14]

然而，一些受访者也向笔者表达，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角色转换能否达成，他们并没有执念，最终能否在美国安度晚年也不由其自身所能决定。因此，不少受访者（15位）都直言不会入籍，他们仍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徐 X 说：“我不会入籍，万一这里待得不好了，我还可以回去。”^[15]郑 X 也坦承“我老家留了一套房子，以后说不好”。^[16]

（二）在地适应：弱势与抗逆性表达

老年移民如何适应当地生活？一般认为，语言是移民融入的最大阻碍因素，对于晚年移民者来说更是如此。有研究指出，语言是移民定居的主要障碍，语言能力不足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整体定居体验，也影响他们在新国家的整体幸福感。^[17]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翻译支持技术的更新，语言阻碍的作用正在明显下降，而其他因素，包括交通便利、社交网络、心理及情感寄托等更影响其在地适应。

首先，超过一半受访者都表示，语言阻碍并不那么重要。受访者翟 XX 在国内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来美国时完全不能使用英语。他刚来就报名学习英语课程，且结识了英语老师并互生好感，2018年结成跨国婚姻。但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移民美国十年，翟先生目前仍旧不能流利使用英语，可是这却并不影响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交流，双方语言文化磨合多年已非常默契。他自己也表示：“现在有一些还是不会，复杂的就说不出来，得用翻译软件。但爱不一定非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实际生活中语言不是障碍。”^[18]

其次，与上述变化相应的是，老年移民的社会交往、自我认同等因素在适应过程中更为重要，受年龄限制其适应能力减退、弱势明显。相对于中青年群体而言，老人移民普遍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弱化，大多时候只能依靠儿女，对家庭关系的依赖更为显著。陈 XX 就认为自己在美国“很难待下去”，自由出行能力太弱是主要原因：“M市没有车是不行的，最近的超市我走路都走不到，平时只能在儿子的房子附近转一转，出门都靠儿子儿媳。我很后悔，2007年的时候已经打算学车了，最后还是没有去，现在已经不能学了。如果会开车，那我长居美国生活质量会完全不一样。”^[19]因此“这里也有一些华人，也认识了几个朋友，不过来往很少”。^[20]王 XX 也向笔者透露受欺负的经历：“我今年回国刚买了个新手机，回来美国用了还没有几天，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就被一个黑人抢了。我和老伴来美国十几年了，其实还没有适应社会，又不懂规矩，别人帮我们报警了，不过也没什么用。”^[21]可见“年纪大了”是其社会适应的很大阻碍。

然而，据笔者观察，也不少老人移民持不同观点，在“对抗”弱势过程中，他们更愿意向我们展示其能动性一面，体现出一定的调适能力。

第一，主动调适心理状态与生活重心。William X 从五十多岁开始中美两国穿梭，约六十岁“确定来这里定居后，马上就调整心态。“未来不可逆转，那就要从零开始了解社会、重新进行心理建设。我们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打破舒适圈，真正融合进这里的多元文化，而不是将自己仍当作少数民族，只和文化亲近的华人或者亚裔往来。我们更愿意和非亚裔的人交往。二是不要当自己是外来者，完成义务、享受权利。你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去接受身边所有事物，像美国人一样去交流。不把自己当外来者或者少数族，也就不会玻璃心，对族裔关系可能就有不同的感受。自己有底气了，就不会受别人白眼。”^[22]成功的心理建设是其快速融入的“法宝”，他通过身份调整自我构建出“理想型移民”状态并成功实践。目前，夫妇二人在德州与女儿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并没有依赖女儿，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各类慈善活动，社交圈朋友众多。而翟 XX 在安于美国生活的同时，更多是从生活重心的调整上进行转变，由于还没有达到领取社安金条件，因而必须工作，“现在只上半天班，工资不高，主要是不累，其他时间就和朋友一起钓鱼。我还喜欢做饭，你看我天天给她（妻子）变着花样做，我太太都被我喂成了中国胃了，我很满足。”^[23]其他几位受访者也表达了同样观点，“转变身份、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兴趣点”是非常重要的适应技巧。

第二，积极利用数字技术与手机媒体提升社交广度，通过虚拟空间维持、甚至扩大了与国内社交关系。与前些年不同，近年来迅捷的社交媒体也为老年人普遍接受，他们摸索使用新技术，与老朋友们保持网络社交。覃 XX 来美 18 年，几乎没有中断与国内亲友的联络，“早也打电话，晚也打电话，有时候都在过国内时间，村里什么事都清楚。”^[24]他说：“我在这边也有一些朋友，但主要还是和国内联系的多，平时几乎每天都要和国内的亲戚朋友联系，以前是买视频卡，718 开头的号码，一个月 15 块，每天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划得来。现在方便了，微信电话随便打，一有时间就打电话，家里什么事都清楚。”^[25]他爱人笑称他是在美国的“村长”，每天“工作”很忙。因此，通过数字技术，他构筑起虚拟社交空间并自得其乐。如果从社会融入的角度考察，很难评价这一行为习惯起到正面或负面作用，但对于年近 80 的老者的身心健康而言，至少有益无害。

第三，通过撰写回忆录或族谱等方式维持文化传统与自我认同。由于受访群体不少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与文化水平，因此在异国他乡，“以手写我口”也是维持认同的重要方法。这其中，姜 XX 岳父为著名新加坡归侨，他多地查阅资料、编汇岳父中新两国经历。而杨 X 生平经历丰富，他计划出版回忆录，“把我们一生的经历都记录下来，现在写了两百多页了，以后找个出版社正式出版”。^[26]相比而言，覃 XX 更为执著于编写家乡村落的族谱。在国内退休时，他作为老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就义务承担起这一重任，来美也没有阻碍其继续此项工作，他说“我很喜欢这个事，可以和家里保持联系，也可以增加对家乡和乡亲的了解”^[27]。

第四，依靠子女或其他社会关系创造新的社交网络。老年来美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必然加深，而不少子女也能理解父母身处他乡的孤寂，利用自身社交关系为其联络朋友也很常见。杨 X 非常细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和几类朋友是如何熟识的：“一是教会的华人朋友会来找我聚会。他们向善、互助的精神我们还是认可的，我们结识了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朋友。二是我喜欢打乒乓球，我女儿有一个‘华人妈妈群’，女儿就在群里说我想找球搭子，慢慢就认识了几个中国人球友。三是我女儿也带着我认识了社区周围一些华人，大家固定好时间，每周末都会去公园里聚会。四是女儿介绍了附近的老人中心，活动也多。所以我的社交还不少，有时候还挺忙。”^[28]由此可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大部分均是其女儿社交资源的延展。

（三）代际关系：观念与权力的冲突及自我独立

与晚辈的关系也是其叙事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反哺”“接力”及“相互依存”等赡养模式被普遍接受。这三种模式都强调子女对父母精神与物质的回报及慰藉，但在移民语

境下，代际互动中孝道观念与责任伦理也必定随之发生变迁。

首先，受访者叙事中呈现出孝道观念差距与权力协商，少数老人则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加剧了亲子间的误解而期望落空。老人移民群体普遍承认与子女辈存在代际间差异与心理距离，接纳自身在家庭中“话语权”的弱化。这种差距既来自代际，也源于文化。大部分老年移民的子女都是年少来美，立足美国多年，或多或少浸润、接受了美国的代际观念，很难达成父辈对于传统家庭与孝道的期望。李 XX 就向笔者隐晦地表示：“婆媳关系不好，不好意思对外讲。儿子对我们也不太放在心上，还不如别人贴心，他已经是个美国人了。”^[29]徐 X 也对女儿的选择无可奈何：“我女儿现在三十多岁了，关系不错。但她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不愿意结婚和生孩子，认为一个人舒服。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我们也不好说什么。”^[30]因此，这些老人不得不接受现实，明确自身在家庭中的角色与位置。覃 XX 认为：“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儿子与孙子的事也不太插手，种种菜、养养鸡，不要想太多。”^[31]而陈 XX 在与儿子多年相处且不能协调后办理回美证并回国：“我和他（儿子）以后各自安好，互不打扰。”^[32]

其次，与上述相关，为避免代际冲突，其叙事中体现出高度独立意识与自我“情感剥离”，反映出这一群体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及抉择。如上所述，不少老人来美均是帮扶子女，除去养育孙辈之外，在经济上也需助力子女成家立业。但他们完成责任与义务后理智地“功成身退”，帮扶子女之外尽力与之保持距离。据其叙述，虽然在地适应处于弱势且对子女依赖性强，但大部分老人在帮助子女购置房产、养育孙辈后会选择自行居住，条件允许会单独购房，或者至少在院内修建 ADU^①。黄 X 与女儿一家“住在一栋独栋别墅里，老两口住一楼，孩子们住二楼，我们各自生活，楼下有两个独立出口，相互不打扰。亲家则在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居住，开车 5 分钟。”^[33]陈 XX 更为特殊，他明确表示：“就算是要在美国养老，我也去纽约买房子，而不是和儿子一起（在阿拉巴马），在纽约我有朋友、亲戚和同学。”^[34]

而且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生活距离的保持，也体现在对老人独立人格与能力认可的需求上。黄 X 表示，自己肯定会跟随孩子生活，“独生子女，孩子在哪我们就在哪”，但“我来这里做小时工，25 刀一个小时，下午做 4 个小时 100 刀，我感觉我被认可！虽然我在国内也有退休工资，但来美国挣的是主动收入，给美国政府交税，以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美国社会的福利”。^[35]徐 X 也是如此：“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国内是有退休收入的，但是为了给女儿一个好的榜样，还是坚持出去工作，现在我挣够了 40 个点^②，可以安心享受政府福利了。”^[36]

（四）文化传承：家庭传承与社会教育的博弈

在异国传承中华语言文化、节俗也是其叙述中较为普遍的内容：他们一方面自豪于自身的传播者角色，另一方面又对文化在三代移民后面临断裂而感到无可奈何。

调查中，笔者所接触的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示，儿孙是中国人，应该讲中文、继承中华传统，而且在帮助养育孙辈时也投入不少精力助其传承文化。杨 X 说：“我们在家跟女儿女婿都讲中文，我小孙女跟我们说中文，她是中国人，肯定要讲中文。”^[37]计 X 也认为：“两个小孙子从小都要和我们说中文，我们觉得小孩子毕竟是中国人，多学一点中文，以后回到中国去也有用处。小时候我们还教他们学一点唐诗宋词，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38]

但随着孩子长大，越来越“美国化”，这种愿望基本都会落空。王 X 就聊到，“我孙女现在讲中文就不耐烦。给她看电视，她就和她妈妈说，放英文的，别放中文。”^[39]陈 XX 的几个孙辈每年暑假都会回中国度假、感受中国文化，但他坦言：“几个孙子、孙女中文都不行，老大老二能说一点点，

① 美国 ADU (Accessory Dwelling Units) 指的是附属住宅单元，是在自家合法土地上增建的第二居住单元。

② 美国社会保险 (Social Security) 的工作积点 (Work Credits, 也称 Quarters of Coverage) 是衡量参保资格的核心单位。基本规则是参保人员每年最多 4 个积点，终身需满 40 个 (通常 10 年) 才能获得完全退休福利资格，积点通过缴纳社安税的应税收入获取，金额标准每年随工资水平调整。

两个小的只能听懂一点。他们徒有一张中国脸，其他什么都不是中国的，偶尔回国也没什么用，都是表面的。”^[40]因此，随着隔代亲密关系在孙辈社会化加深之后不断弱化，老人们只能无奈接受语言与文化失传。

（五）心理感受：两地比较下的彷徨与自洽

相对年轻移民而言，老龄群体来到陌生环境，更倾向于将旧有生活环境与新环境进行比较，而且受访者普遍在叙事中表现出权衡后对自身当下选择进行的“合理性”诠释，以达成心理自洽。

首先，坚持候鸟式移民的老年群体在叙事中更多描述两地生活“各有利弊”。第一，孤独感与生活便利性是大部分持绿卡老人两地比较后持续“跑卡”的重要原因。受访者多数感觉在美生活孤单、心理失落。姜XX来美国近二十年，仍旧对老家的生活念念不忘：“国内很热闹，我老伴回去整天和她朋友打电话、到处玩，在这里只能在后院里种菜。”^[41]覃先生和爱人虽然会开车，但也感觉“在这里孤独的、不方便，中国的交通现在真方便，我回广州都不用开车。”^[42]因此，每年五月或九月气候适宜时，他们都会选择回国“接地气”“热闹热闹”。第二，医疗条件及生活环境是其踌躇、彷徨的另一原因。一方面，他们普遍对美国老年人医疗与养老条件比较满意，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近年来的医学进步及经济提升也感同身受。姜XX认为：“这边（美国）医疗对我们老年人是比较照顾的，我们可以用医疗白卡^①免费看病。”^[43]但郑X获得绿卡较晚，他感觉国内医疗更有优势，因为“美国看病我们是不要钱，但效率太慢了，我拔个智齿拖了好多天，太折磨了。”^[44]同样，大部分受访者都对美国居所的条件与环境满意，但也认为家乡这些年越来越好。计X说：“和美国相比的话，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老家还不行，现在我们家乡浙江比这里经济条件也好了，就连农村就像这边城市里一样，我感觉也没有比美国差，所以每年都想回去。”^[45]

其次，少数入籍受访者在比较后则更多强调自身对于美国生活的适应。覃XX的爱人已成为美国公民，她说：“我们现在还经常回去看看，但总体习惯了这边，我年纪大了还是挣到了40个点，是公民了，所以我也慢慢适应了这边的生活。”^[46]William X及爱人入籍后也经历了心理自洽历程：“持卡期间我两边兼顾，重心仍然在中国，也没有意图融入这边的生活。但入籍后这几年，我们从生活中的审美观念、日常饮食习惯、社交朋友圈都与以前完全不同。感受到自己与这里的生活越来越match，日常处理各种事务也更顺利。”^[47]

（六）未来规划：回流抑或异地养老？

中国人讲究“老有所终”，如上所述，由于大部分受访者处于候鸟式流动状态，由此其叙事中对未来的规划也是重要内容之一，这其中政策可获得性、医疗保障、经济状态、亲情羁绊会交互影响其叙事。

首先，回流或继续定居的终老地选择，是困扰这一群体的普遍问题。计X近年来一直对这个问题非常焦虑：“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现在就是很矛盾，又想回去，回去也舒服。但也就是两个人，时间长了，又想过来了，想儿子孙子……”^[48]杨X年近八十，仍然“这样子来回跑，也没有想过入籍定居，对我们没什么太大的意义。现在孩子长大了，来得不需要那么迫切了，而且这边享受的福利对于我们来说没那么有诱惑力，咱们国内的福利也很好，真是很矛盾”。^[49]

另外，对未来养老方式也是其考虑的规划内容。受访者们多数认为，不论将来是否定居美国，但都不能完全依靠子女，社会机构养老或个人信任式养老^②更为合适。覃X说：“我们肯定是不回去了，国内也没有房子了，父母也都不在了。在这里我们有身份，也有医疗保障。现在能动就跑一跑，以后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50]李XX则想依赖个人照顾：“我们现在办了回美证，老了实在不行就留在国内（放弃绿卡）。和儿子一起住不现实。我们经济条件在国内算很不错，现在物色了一个保

① 美国低收入群体的医疗福利政策，俗称“白卡”。

② 指通过亲友介绍的居家保姆养老，他们与老年雇主间凭借非合同式个人信任关系为其服务。

姆，以后说不定就靠她照顾。”^[51]

四、“老龄”与“迁徙”双重变动中生命历程的交汇

(一) 比较：生命历程交汇中的共性与差异

综上各叙述主题可见，首先就整体而言，与中青年移民相比，本群体有着共同特征，即生命历程晚年阶段与移民经历交互影响。生命历程研究指出，个体所面临的事件和经历会因其发生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而产生不同的后果。^[52]移民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老龄化过程，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中国人老年移民群体的叙述内容及主观体验均有其独特性。

从叙事主题内容来看，与笔者所调查的55岁前来美国的移民相比^①，两个群体叙事倾向上有着以下区别。第一，不同生命阶段移民目的的改善性与安稳性有所差别。笔者所接触的中青年来美移民中，有55%为求学，亦有28%为职业发展而来，因此寻求更好个人成长、经济积累是其叙事中重要内容，这与本文研究群体为寻求家庭团圆及安定晚年生活的移民动机相差甚远。第二，移民适应能动性不同。根据笔者观察，从语言文化融入、社会网络重建几个方面考察，中青年移民基本能通过求学、工作获得一定的生活语言能力，也能建立起各自的社交圈，尤其是学生群体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两相对比显而易见，尽管上述部分老年移民显示出较强的调适能力，但其社会隔离感^②仍远高于中青年移民。第三，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与一元性差异。中青年移民由于社会融入程度高、社交网络复杂，更易形成多元认同，能兼顾、融合两种文化。据笔者统计，观察对象中有31名在叙事中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的自我认同也多次出现于其叙事中，这与上述老年来美群体努力维持文化传统以及对身份的焦虑也有较大差别。第四，对未来移民生活的规划区别明显。笔者所接触的中青年移民普遍对自身职业发展有较明确计划，他们更关注长期定居可能与家庭稳定，这与本文研究群体中多数人的候鸟式流动方式及对将来终老地选择的困惑形成鲜明对比。

从叙事中其体现的主观体验来考察，可以看出老年移民并非简单的“二元适应”，而是经历了多层次交错的身份重塑、意义构建和时空体验。与年轻移民群体相比，其移民体验更为复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身份重塑过程的矛盾性。晚年移民处于生命阶段后期，带着完整生命经验、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个人特质进入移民过程。他们过去的经历和身份认同不可能被完全抹除，而是构成他们在新环境中的适应基础和参照。这种老年移民独特的身份固着会在新环境中面临更多挑战，因为职业生涯的终结、社会网络的瓦解以及熟悉环境的丧失，客观上又要求他们与原有生命轨迹进行主观上断裂和重塑。因此，如何协调这种矛盾要求较高的调整能力，实际也是其对本身能力的自测。上述受访者有重塑成功的案例，如William X通过积极调整心态、构建其理想型中国移民身份模版来完成调整，进而形成正面反馈而助其适应。但如果身份调整受阻而产生自我怀疑，就会反向影响其异地养老生活质量，如陈XX固守旧有心理舒适区域而不得回国暂居。第二，生活意义重构时压力与动力间关系的微妙性。异地养老也需要老年移民重新寻找生活重心，他们往往通过家庭关系、文化习俗以及与社群的互动等多种渠道寻找生活的意义，采取租地种菜、周末聚会、撰写文章等方式不一而足。访谈中，对这些活动大篇的叙事，反映出他们在面对与衰老和移民相关挑战时的压力与韧性。一方面他们普遍抱怨本地生活孤独、枯燥，构建异地生活意义困难重重，但另一方面又向作者细致描述在上述活动中所获得的乐趣与满足，时时传达着生活智慧与乐观态度。这种叙

① 笔者在美期间共随机选取了72名华人移民进行访谈，除去本文中22名晚年来美中国人外，亦有38名中青年来美的新移民（包含一代及1.5代）以及其他类型华人12名（二代以上华裔或二次移民），此处与这38名中青年来美样本进行比较。

② 社会隔离，或称社交孤立、社交隔离、社会孤立，指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完全或是接近完全缺乏联系的状态，与孤独感不同，孤独只是人的一种短暂性的缺乏连结。社会隔离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的个体上，不过不同年龄群体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事中情绪上的压抑与释放时刻转换，成为异地养老生活独特性与复杂性的生动写照。第三，时间空间体验的多层次性。老年移民的叙事也展现了他们复杂的时间体验感。从时间感觉上看，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处于故乡的过去和新居所的现在之间的“中间时段”。同时在空间体验上，他们新的社区中生活，却一直保持着与家乡的密切联系。而频繁的“回国—出国”为其营造出了晚年移民群体独特的动态时空跳转体验，似“移”非“移”的居间感异常明显。

其次，就内部来观察，中国人老年移民所叙述的移民境遇具有上述共同性，但个案特殊性（如移民路径、个体性格、年龄与健康状态）也会导致其在叙述相同主题时呈现多样化，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个因素。第一，年龄。尽管老龄移民都是退休后来美国，但来美时长与年龄差异会导致叙事差异。55—70岁受访者对于在地适应态度明显乐观，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学习技能方面也表现出较强自信。但同时他们也对两地生活比较后的选择困境表达更为直接，未来养老规划也相对模糊。反之，70岁以上且来美较长的研究对象则对自身健康状态更为关注，他们的养老模式与规划也相对明晰。第二，健康状态。与年龄因素相关的是个体的健康状况，这直接关系其生活质量。因此有长期慢性病困扰的老人叙事中更突出对医疗支持系统的比较，以及子女帮扶的需求，医疗“白卡”政策、代际关系是其移民感受中的重要内容。第三，性别。受访群体中女性移民的在地感受普遍比男性更为正面，相应其适应力也更强。男性本身更强的社会化属性需求导致其在接受老龄化及移民双重变动中较难进行身份转变与意义重构，因此，只局限于“种菜、带孙子”的异国生活对其而言更具挑战。

（二）归纳：老年候鸟式移民的“双重归属”与“家园”的弹性重构

当代频繁的移民国际流动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家”的概念是一个过程，而非固定存在，其暂时性与流动性会通过频繁的空间旅程与迅捷的线上通讯而得到加强。因此，与很多流动式移民构筑家园的状态类似，上述叙事分析也表明中国人老年移民美国的双重归属感是明显的，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我在两地都积极生活”），构建了“我觉得两地都是家”的双重依恋感。这挑战了“移民意味着摆脱根基，甚至被连根拔起”的假设。因此“扎根并不一定意味着固定不变；流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脱离”。^[53]

然而，与其他的流动性移民不同，这一群体的老龄化特性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跨国家庭生活的能力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会受身体衰老的影响，不断严峻的健康状况会损害他们有效参与跨国网络的能力。因此，主观能动性（韧性）的个体差异及变化会造成家园再造过程中的选择性差别，即韧性不同会带来流动家园的弹性重构，这种韧性是调适、是隐忍、是自立能力，是他们多年或坚持两地流动、或归国终老、或留美入籍的主要原因。

韧性何来？正如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在人与环境缺乏契合时，不应总是被视为软弱或脆弱。相反，他们可以通过连接过去和现在经历的活动，重建与新环境的关系，从而增强韧性。这种韧性，是一种自我保护性因素，是“个体自身、生活和环境的资产和资源，这些资产和资源促进了个体在逆境中适应和‘反弹’的能力”。^[54]譬如撰写族谱、回忆录，建立虚拟社交空间以及调整生活重心等，都是充分利用老龄化优势，在时空上妥善连接起“之前”与“现在”、“老家”与“新家”的各类资源，以重新建构生活意义。当然，这种韧性需要以下两个方面力量支撑：一是个体层面的保护因素。包括精神性追求（如这一群体普遍对家庭的奉献与对国家的忠诚、故乡的眷恋）、经济独立性（是否有退休金）、情绪调节能力、生活满意度（对目前两地生活是否满意）等。二是外部关系和社会层面的保护因素，如较好的养老及医疗体系（两地养老及医疗福利保障）、家庭凝聚力（子女关系是否和谐）等。^[55]

因此，部分老年移民在经历了移民环境下的各种冲突与协调后，在异乡“再次成长”“自我和解”，实现了异地的家园重构。用采访对象吴X的话说：“我觉得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让晚年生活更加有趣，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学习、有所成长，这样孩子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力量，他也放心。”^[56]当然，如果缺乏上述韧性支撑，少数老人难免在面对压力时退缩进而退出移民程序，只能

以通信、视频等方式维持与海外“家园”的情感联系，实现“家”的分布式依恋与“情感在场”。

综上，老年移民是一种独特且难以归类的国际移民 / 流动形式，相关的各种时空流动涵盖偶然性、季节性和永久性迁移的各种时间范围。^[57] 中国老年移民的叙事也体现出其独特与复杂性，在长时间两地迁徙过程中，大部分老年移民都形成了一种“多地依恋”（translocal place attachments）：与多个地点之间形成了情感、认知和行为联系。这些地点可能具有不同的空间尺度，涉及在自己住所的“家”的感觉以及对国家的认同。^[58] 总之，对于这些老年移民而言，“家”不在于你在哪里，而在于你的感受。它是一种情感和关系状态，^[59]“候鸟”终归有落处，此心安处是吾乡。

[注释]

- [1] 具体请见移民数据门户网站 https://www.migrationdataportal.org/international-data?i=stock_old_perc&t=2020&cm49=840，2025年6月15日浏览。
- [2] 皮尤研究中心，<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and-ethnicity/fact-sheet/asian-americans-chinese-in-the-u-s/>，2026年5月13日浏览。
- [3] William H. Walters, “Later-life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Vol.17, No. 1, 2002.
- [4] 如 Philip D. Sloane, Sheryl Zimmerman, Johanna Silbersack (eds.), *Retirement Migration from the U.S. to Latin American Colonial Cit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Aging)*, Springer, 2020; T. S. Sunil, V. Rojas, and D.E. Bradley,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The Reasons for Retiring to the Environs of Lake Chapala, Mexico”, *Ageing and Society*, Vol.27, No. 4, 2007 等。
- [5] XinQi Dong and E-Shien Chang, Esther Wong, Melissa Simon,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of Loneliness in a Chicago Chinese Population of Older Adults”,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Vol. 54, Issue 1, 2012.
- [6] M. Guo, M. Stensland, M. Li, X. Dong, and A. Tiwari, “Is Migration at Older Age Associated With Poore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Older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ontologist*, Vol. 59, No. 5, 2019.
- [7] [54] [55] Jia Li, Ling Xu and Iris Chi, “Challenges and Resilience Related to A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Ageing & Mental Health*, Vol.22, No. 12, 2018.
- [8] 如 I. Y. Zhao, E. Holroyd, V. A. Wright - St Clair, S. S. Wang, N. Garrett, and S. Neville, “Feeling a Deep Sense of Loneliness: Chinese Late - life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 Vol.41, No. 3, 2022.
- [9] 《华人松年报告》，参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104000123/http://chinesehealthyaging.org/CH/_files/pinereport/PINereport.pdf，2025年6月18日浏览。
- [10] 具体参见 <https://www.migrationdataportal.org/themes/older-persons-and-migration>，2025年6月12日浏览。
- [11] 2024年12月5日于洛杉矶对 William X 的访谈。
- [12] 2025年4月23日于洛杉矶对杨 X 的访谈。
- [13] 2025年6月1日于洛杉矶对王 XX 的访谈。
- [14] 2025年3月20日于洛杉矶对计 X 的访谈。
- [15] 2025年5月18日于洛杉矶对徐 X 的访谈。
- [16] 2025年6月1日于洛杉矶对郑 X 的访谈。
- [17] Wei-Wei Da and Alicia Garcia, “Later Life Migration: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hanges in Quality of Life at Settlement Among Recent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Activities, Adaptation & Aging*, Vol.39, No.3, 2015.
- [18] 2025年3月12日于洛杉矶对翟 XX 的访谈。
- [19] 2025年5月3日于线上对陈 XX 的访谈。
- [20] 2025年5月3日于线上对陈 XX 的访谈。

- [21] 2025 年 6 月 1 日于洛杉矶对王 XX 的访谈。
- [22] 2024 年 12 月 5 日于洛杉矶对 William X 的访谈。
- [23] 2025 年 3 月 12 日于洛杉矶对翟 XX 的访谈。
- [24]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25]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26] 2025 年 4 月 23 日于洛杉矶对杨 X 的访谈。
- [27]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28] 2025 年 4 月 23 日于洛杉矶对杨 X 的访谈。
- [29] 2025 年 5 月 3 日于线上对李 XX 的访谈。
- [30] 2025 年 5 月 18 日于洛杉矶对徐 X 的访谈。
- [31]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32] 2025 年 5 月 3 日于线上对陈 XX 的访谈。
- [33] 2025 年 5 月 11 日于线上对黄 XX 的访谈。
- [34] 2025 年 5 月 3 日于线上对陈 XX 的访谈。
- [35] 2025 年 5 月 11 日于线上对黄 XX 的访谈。
- [36] 2025 年 5 月 18 日于洛杉矶对徐 X 的访谈。
- [37] 2025 年 4 月 23 日于洛杉矶对杨 X 的访谈。
- [38] 2025 年 3 月 20 日于洛杉矶对计 X 的访谈。
- [39] 2025 年 4 月 23 日于洛杉矶对王 X 的访谈。
- [40] 2025 年 6 月 2 日于线上对陈 XX 的访谈。
- [41] 2025 年 6 月 8 日于洛杉矶对姜 XX 的访谈。
- [42]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43] 2025 年 6 月 8 日于洛杉矶对姜 XX 的访谈。
- [44] 2025 年 6 月 1 日于洛杉矶对郑 X 的访谈。
- [45] 2025 年 3 月 20 日于洛杉矶对计 X 的访谈。
- [46]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47] 2024 年 12 月 5 日于洛杉矶对 William X 的访谈。
- [48] 2025 年 3 月 20 日于洛杉矶对计 X 的访谈。
- [49] 2025 年 4 月 23 日于洛杉矶对杨 X 的访谈。
- [50] 2025 年 5 月 7 日于线上对覃 XX 的访谈。
- [51] 2025 年 5 月 3 日于线上对陈 XX 的访谈。
- [52] 参见 G. H. Elder, and M. K. Johnson, “The Life Course and Aging: Challenges, Lesson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 A. Settersten (ed.), *Invitation to the Life Course: Toward New Understandings of Later Life*, Routledge, 2003.
- [53] Katie Walsh and Lena När (ed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me in Older Age*, Routledge, 2016, p.10.
- [56] 2025 年 5 月 17 日于线上对吴 X 的访谈。
- [57] Russell King, Eralba Cela and Tineke Fokkema,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Ageing & Society*, Vol.41, 2021, p.1211.
- [58] P. Gustafson, “Retirement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festyles”, *Ageing & Society*, Vol.21, 2001, p.378.
- [59] Paolo Boccagni, *Handbook on Home and Migr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3, p.10.

[责任编辑：张焕萍]